

親此時剛醒來，我把花給他看，他很喜欢，叫我放一朵在床頭。他囑我向你致謝。有空請過來找找你這個尙未見的朋友，我忙極了，否則我去拜訪你呀！請了。

你的小朋友李美上。

明天我既得了母親的允許，便去找她。她知道是我來了，立刻跑出來迎接我。我走前去和她握手，介紹我自己；她也介紹她自己。旁邊的人看得真莫名其妙。我看見她的眼睛好像哭過來的，我就忙問她父親的傷勢。她只是說，『沒有什麼……勞你掛心！他現在睡着，你看他麼？』

說也奇怪，自從那回——第一次我聽他們兵士唱歌之後，我對於殘肢，斷臂不復畏懼了。不獨不怕，而且感覺他帶有幾分可貴了。因為自從那時起，一切的傷兵，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些守土

衛國的英雄了。所以我答道：『那好極了，如果我可以看見英勇的李將軍！……』

我們進去，到了李將軍的床前。他看來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身體雖然受了重傷，但他的英雄氣概，仍然表露於眉宇之間。李小姐一面撫着父親熱湯湯的前額，一面說：『爸爸的眼睛總是閉着，大概他很疲倦了。我希望他能看你一眼，謝謝你的花呵！』

李將軍微微地動了，朦朧裡睜開眼睛說：『是隔壁的陳小姐麼？謝謝你的花，等我好了的時候，我上前線去之時，我更要你園裡的花帶去好麼？……我睏得很！你請坐吧！我……』他的眼睛，又閉起來了。我說：『李將軍，我園中最美麗的花給你帶去呵！』我見他疲乏所以不敢多說話了。她替父親蓋好了被單之後，帶我出走馬樓坐下來。這個地方，使我記憶這數天內的事情。我告

上征途！

田園家鄉是那麼秀媚，可是繫不住一絲的離情！

家鄉戶戶催刀尺，把那抗戰的情懷密密針針縫在棉衣裡。

野花爭紅吐艷，山鳥歌聲輕盈，任東風陶醉吧！

燕子雙雙的穿橫樑，誰有閒情去尋春！

我們要用鐵血保衛我們的國土，更用血肉築成抗戰堡壘，

等待勝利的凱旋，再去慶祝欣賞吧！那綺麗的風光！

可愛的家鄉

卓寶蓮

我記起那地方來了，當這新春的時候。

腦海裡輕輕展開：

在那不很高的山脚下，
一片軟軟的沙灘旁，

我看見我的小朋友的眼淚，白豆般大，跌在地上，我忍不住眼淚了。母親也流淚，一切的人也忍不住了。我沒有法，只是握着她的小手，使她得了一點的安慰。

我南回後，一路沒有得着她的消息。直至昨天，我收到她從前方寄來一封

小 囡

「今天是星期日，大姐一定來，」小囡一面想起來，一面又做着起來的樣子，他早已睡够了。

當小囡沒有名字的時候，別人都叫他做囡。後來弄久了，他便以為自己的名字叫小囡。有時總說這是小囡的，那是小囡的，大人們都覺得這個名字好，便真的叫他小囡了。

小囡現在讀書了；讀的聲音很高。他一面在讀，一面心裡却想到別處去了。他想九伯伯來了，一定要說我好，說

信，裡面有句說：「我已經到了前方去，替父親及一切地下的同胞服仇了……小朋友，我答應你，我將來給你唱支凱旋歌……」

我讀了之後，感動得眼淚也滴下來。我只暗地裡替她禱告。

成稚璠

我將來會做博士的。不，我要做博士王，要不真的做博士王也沒有意思，一天到晚的想，想來想去，多沒意思。我要做大軍官，騎了馬像昨天騎在阿王的肩上一樣。還有一把刀，要是那個不聽從我的話，我就拿刀來……唔！不好，不好，刀是打仗的時候用的。好軍官向來不隨便殺人的。讓我來想有什麼辦法。拿一根棍子，不好，太笨重了。啊！給我想出來了。馬鞭子最好，又好趕馬，又好打人，這樣誰都怕我了。坐在我旁

使你覺得這確是可愛底故鄉。

× × ×

前邊是一片碧海，

春風漾蕩，皺起了一片片的禾浪，

更遠更遠至一望無涯，

這都是勤謹農人們生命的倉庫。

× × ×

悠悠地送來春潮的激蕩，

一陣波濤捲上沙灘去，

靜靜地又退去了。

呵！很多小孩子俯了身在那裡，

他們浴在這春潮裡，

他們摸着水底沙裡的蜆蛤，

又是一種歡呼聲鑽進了你底耳膜。

× × ×

春天又來了，

故鄉又怎樣了？

現在這地方，

簡直不堪設想，

淪落在敵人手裡，可愛的故鄉。

邊的王國民也不敢偷我的橡皮了。小囤看着想着便停止了讀書。小囤把眼珠一轉，看見地板上有一個蠅，他便想「好」！你這個小蠅兒如今是到了我小囤的掌中了。一切軍官性情，都要從小做起，好！我來了。小囤跳下椅子，趕快去找那個蠅，那知道不知跑到那裡去了。他也不願再找，心裡罵着沒有用的小蠅子，給我一嚇就嚇跑了。

小囤跑進張媽的房裡，張媽對他說：「快去！媽媽在客廳裡，九伯伯來了，帶囤出去玩呢。」

小囤已忘了大姐姐便快快樂樂的同一九伯伯出去。他一出門便看見了個淡淡的，白白的太陽，他恐太陽又生病了。請月亮出來代替啦。

那裡再沒有可愛的春天，

遍地豺狼，

肅殺，恐怖，殘忍籠罩了這小小的村鄉，

從此我們便再也看不到美的故鄉。

x x x

從此我們便失了家鄉，

從此我們便流浪四方，

我要重見那小山和碧田，

我要重見那悠美的沙灘。

我們要回家鄉！回家鄉！

海鷗

黎奇顏

你遨遊在綠水碧空中，

仰視白雲的變幻，

下俯囂攘的塵寰。

x x x

你戲弄在海濱的沙灘，

棲止無定，到處是你的家。

彩霞和雪白的浪花，是你忠實的良

伴。

x x x

你在漁舟的桅頂上翱翔。

自然地發出心竅裡的言詞，

可是沒有知音者！

x x x

你敏捷地掠過微皺的海面。

沒有困束你的東西，因你已超出一

切！

你是天之驕子，我羨慕你，海鷗！

燈蛾

頑兒

忽然，從我耳畔送過「拂拂」的聲
絲，

這也許是晚風掠過；

不，當我舉頭細看時，

原是繞着光明舞蹈的燈蛾。

x x x

我不願做個燈蛾，

受盡了無限的風波；

我願意做個燈蛾，
脫了罪惡的枷鎖。

× × ×

我不願做個燈蛾，

經過了萬重的險阻；

我願意做個燈蛾，

把光明衝破。

× × ×

我不願做個燈蛾，

忍受着人間底咒詛；

我願意做個燈蛾，

可是燈蛾原不是我！

× × ×

忽然，我耳畔已沒有了聲絲，

也不覺着晚風掠過；

當我舉頭再看時，

已不見那繞着光明舞蹈的燈蛾。

閒步

梁慶生

帶着滿胸的熱情，

步出園庭；

嬌艷的玫瑰，

掩不了我幻想中底勇士的血痕。

白色的百合花瓣，

彷彿是躺在疆場犧牲者蒼白的雙

唇。

婉轉的黃鸝呵！

你休唱吧！

難道你的清歌，

可以蓋過傷兵的呻吟。

張開翼兒高飛吧！

你也有應負的責任；

含着我所剪下的花兒，

把我滿懷的敬意，

送到勇士的身旁；

在他們的身上，

也許能得到一點兒溫暖的慰藉。

風

黃小月

風啊！

你是仁慈還是殘暴？

你吹塌了多少華麗的樓房！

多少人爲着你而流離失所！

× × ×

風啊！

你是仁慈還是殘暴？

你吹冷了那炎熱者的肌膚！

多少人有了你就減輕痛苦！

× × ×

風啊！

你如今吹進了我這煩惱的心窩！

還是仁慈啊？

還是殘暴啊？

不 變

黃錦鸞

芍藥呵！

春天過了，

你底花呢？殘了。

× × ×

楊柳呵！

秋天來了，
你底垂絲呢？枯了。

× × ×

松樹呵！
惟有你永久不變。

給香港僑胞們的一

封信

卓秋棣

僑胞們：

已是初春的時節，在這和暖的香港，大約再沒有嚴寒的天氣來襲擊我們了吧。這兒是得着天的特別賜與；有碧油油的海，峯巒起伏的山，長漫漫的路，而且在這些路上滿走着打扮得花枝招展，氣象軒昂的士女們。如織的汽車給我們代步，可口的食物給我們充飢，西式的房子給我們居住，這美好的環境！真是世外桃源呵！

可是你們在這舒適的生活中，也會想及在北方的戰地嗎？那兒，雖在春天，却還下着彌天大雪，河水還是一塊塊鐵硬的冰，不論任何一塊地面都可以看見般江的血，殭硬的屍首，或者在重雪下面蓋着這些鞠躬盡瘁，忠烈的遺骸，要不然就橫臥棉花似的雪面。

忠勇的戰士們，他們抵餓，受寒，吞風，飲血在鎗林彈雨砲火網羅中掙扎，爲的是什麼呢？爲了每月幾塊錢的口餉麼？不是的，是爲我們的生命，國家的命脉，種族的生存。他們不惜以血肉之軀去換回一堆白骨，這樣的犧牲，勇烈！我們怎能忘啊！

誠然時間與環境能使我們忘卻一切，善忘不是我們的錯，却是必然的事實，然而我們若是沈醉于享樂中，可對得起堆積如山的忠烈遺骸麼？

僑胞們！我們該做些什麼呢？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寄——沒有聽過更聲的人

陳蘊華

壁上孤燈，零影，案頭一束殘了的菊花。北風在怒號，雨在簷前浙浙瀝瀝地滴。竹樹頻頻敲着窗門，想偎依室中一點兒溫暖。你該笑我傻，這麼的寒夜不趕忙學你般地蒙着被兒睡去。是我是錯了。但這正是我的常態——並不出奇。我歡喜這個寂寞，在這深秋夜裡讓我安靜地幻想我美麗的寂寞的園地吧！

深夜的更聲，從沉重的空氣裡戰兢兢地掙扎出可憐的有節拍的幾聲。牠是那麽地「忒忒」響着，你該泥睡到聽不到吧。更聲漸漸地來，又漸漸地消失在風雨聲中。我會側着耳朵靜數着這更聲，眼中流着一滴滴是落得無聲的淚，這樣地感觸，悲哀又蓋沒了我。今夕我也懶得回頭望望那被寒風吹過微微颯動的白

帳子，更不想伸手拿件外衣來披上。等到我冷得打寒噤兒，我又低頭回憶那個日子，溫暖的日子：有笑聲，有人語。

好容易我把思想與記憶連接起來，夢幻似的點滴又重回到意識裡。我再不想痛哭，只有一顆熱的淚懶洋洋地落在殘的花瓣上。人間曾與我片刻的微笑，一點也不是夢的，這微笑又消失在掛淚的苦笑裡，但我已滿足了，一個常到人間來攫掠的人可以撈我去作個永不倦怠的旅行去了。

昨夜，屋瓦漏了雨。日裡修理過來，今夕的地板便很安靜了。這樣的雨夜，却要那個打更的老人撐着傘兒戰兢兢地冒着寒風冷雨在園中滑着青苔的小路上走。如果這是一個和暖的夜裡，更聲會顯得很活潑，分明不是這樣地沉重的。故意笑一下地側着耳朵聽，也不是輕快的調子。竹樹沙沙地呻吟。庭前那兩株老樹的大葉子也給秋雨滴得有節拍地

響，好像數着未眠人的呼吸。夜的聲音是辛酸的潸泣。望你一點兒也不要聽得到，趕快閉上眼睛，在溫暖的被窩裡，做着你的美夢吧！

一九三五年之秋夜

良辰美景奈何天

卓秋棣

乳白的雲在天空中不停地流蕩着，去了一塊又來一塊；陣陣的白烟隨着浮雲作嫵媚的輕舞。太陽在奄忽中，悄然地散出一幕金黃的輕紗，然而敵不住逞強的雲烟又被掃滅。在高壓下被虐的太陽依然掙扎着，撥開滿天的烟雲，現出他那不屈不撓的精神，安然自若的顏面。

遠山的閒靜融合了老樹的蒼綠，近山的嚴肅調和了綠草的柔和。新生的嫩葉在暖風的懷抱正如酣睡的嬰兒在慈母的搖籃。假如你偶然推開窗戶往外觀望，這景色恰似半熟的雞蛋剛剝殼地新鮮

。加以新草上的露珠在陽光照耀裡反射出五色的光彩，較之夜市的明燈更見燦爛。

橙花的蓓蕾正在這時吐放，從點點的白花中噴出清甜的香味，隨着柔和的春風送到每個人的心裡。然而無論怎樣的甜與香，也難浸潤那乾苦的心頭。早落的山茶在一夜裡已將淡紅的粉瓣鋪遍了地面，餘下的只是一株冷落的殘枝。遲出的晨鳥雙雙地在枝頭互相酬唱，多情的音韻繚起了難中遊子滿腔的閒愁。閒愁？閒愁却在心的深處挑起了幻滅的憂傷，無聊的雙手不自覺地只在撫摩那啞然落地的殘紅。

綺麗明媚的春光不能給我們以生之活躍，金輝燦爛的初陽也不能給我們以熱的動力。啊！一切一切都在敵人的魔手裡。青年們！來，我們要衝出重圍，摧毀敵人，未來的勝利會帶給我們微笑。

如此春色

沉瑤蘭

春光好！春色籠罩了整個大地，萬物都在『愉樂』和『和平』中蘇生了。細雨綿綿，和風拂拂，花月嬌艷，這一切都象徵了春。真禁不住輕聲一嘆：「春光燦爛」！

細雨颼颼地瀰漫了天地，真像濛濛的一縷煙霧。是那麽迷茫的大片，最足以逗起人一種油油然的情緒來。如果它與致好的話，也就一股勁兒的洒下條條的銀絲，亂打在行人頭上。行人大概總不會怨怒它吧？其實這是何等富於詩意的玩意兒呢！

漫道春雨好，和風也更够人顛倒了。它蕩漾搖曳於萬物之中；種子沐浴於其中而發了芽，幼芽在它的慈母般的撫愛中而吐出嬌艷的蕊，這個最含蓄的蕊將噴吐出最美麗的幾朵鮮花來。

且不要忘掉春天的百花，它們噴出

香紅，爭吐艷祿；一任春雨亂打，柔風飛撲，總沒奈它何。要是百花齊集，則在這個花叢之前，將更使人目炫魂醉，颼颼然而成花仙了。好個花色爛漫的世界！

够逗人留戀的還是春天的月色，它是那般的珠圓玉潤！遠鄉的遊子將對之而興幽思，閨中思婦藉之以寄離情了。管它和風與艷花，總不及這個玲瓏碧月；每到黃昏以後，它就像一道銀色的洪流似的奔向大地，紅的花，黃的花，都給鍍上一條銀邊，而愈形艷麗，這是多醉人的一個景色！

春光是普遍賜與的，然而這裡只是叫荒涼的街道，寂寞的樓閣去領會吧！

雖然這個大好的春光是在靜寂中逝了，但是人們正爲着可以自由地歡迎來春而掙扎。請寄語來春吧，我們——自由的解放民族，將高擎着自由的旗幟，笑迎春來！

春底降臨

李春輝

溫和的春神，看見那苛暴的冬神，這樣的壓迫一切弱小的生物，使牠們不能活動自如；於是她索性要把冬神趕走，要從冬神壓制的手中，把那些弱小的生物拯救出來。她負着無限的使命，終於趕走了那殘暴的冬神了。可是那些弱小的生物已呈着奄奄一息的状态了。她十分痛惜，便賜下幾劑良藥——幾番春雨——把牠們從垂死中救活過來了。

現在那枯萎了的樹木，得了春神的滋養，已漸漸地露出嫩紅的葉兒了；柔嫩的小草，從潤澤的泥土中，伸出頭來向着春神點首相迎。還有那桃花彷彿醉酒的美人，噴出她的奇香，引得楊柳先生醉癡得站足不定，把身軀東搖西蕩呢！蝴蝶姑娘也披上繽紛的彩衣，翩翩舞蹈於姹紫嫣紅的花前，作着溫馨蜜語。小鳥在樹上從這枝跳過那枝，鼓起牠們

的舌簧，啾啾地歌唱，似讚頌那大好的春陽！蟲兒們也互相耳語，不知牠們說些什麼。

啊！春神降臨，萬物都含着十分生意，宇宙都呈顯着蓬勃的景象。我們的觸覺可以領略欣賞大自然的景色，我們的嗅覺可以聞到芬芳的花味，我們的聽覺到處聽到蟲聲與鳥語。呵！我們在春神的懷抱中，聞花香而色舞，聽鳥語而神飛，真是颺颺欲仙呢！

海 鷗

孫早捐

深綠色的海波與船相擊着噴上了一捲捲的雪白的浪花。遠處的海水與陽光交織着受了微風的吹漾，晃蕩出一線線的閃爍的光芒。霎然間一團深紅色的火球滾到海底去了。蔚藍的天際與浩浩的綠海中間嵌上了淺紅色的金黃色的絲帶。這紅色慢慢地延染着，頓然成了萬道的金蛇，抹在藍色天上；綠色的海面上

也塗上了一層薄薄的金粉。

涼風吹來，令人有點寒意。一眼望去，綠的海水仍與微風蕩漾着。瘦削的月兒已現出在東方之一角。澄潔的月光像瀑布一般的瀉下來；平靜的海面像輕輕地蓋上了一層薄薄的輕紗。遠遠望着成群白色的海鷗，輕颺颺的在滿空上飛舞。忽然豁的一聲從船邊掠過去了；但是一會又回過頭來盤旋於船上忽高忽低地翻舞着。晚風輕輕地吻着微波掠過去了，海鷗也輕快地吻了海波飛入白雲去了。沐浴在靜靜的月色中的一切，却都像沈醉在美夢中。海鷗翱翔於浩蕩的海與天空之中，像是一班超俗的仙女披着雪白的衣裳在美的靜的夜裏的樹林中舞蹈。船頭與海鷗相擊着奏出和諧美妙的音樂與海鷗伴舞着。怕羞的月兒躲到白雲裏去了，海鷗也追隨着她颺颺飛到月宮去了。一縷縷的渾濁的黑烟從烟囪裏噴出來。汽笛也嗚嗚不斷的鳴着。把這

沈寂的靜美的夢打破了。

擦鞋

莫瑞蘭

在南中國擦鞋業的出現，記不起在那時，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事吧。它的繁榮，好像跟着國家經濟狀況成反比例的。在香港的候車處，碼頭，小茶樓，或熱鬧通衢的行人道，我們常見三三歲的孩子拿着木製的擦鞋具，敲得咯咯的響。每當行人經過時便趕上去問：「擦鞋嗎，先生？」如果那人沒有回答，他便跟着說：「只要一個銅板，擦嗎？」或許有時有些人會被他說服了，於是他便露出喜悅的眼光，不，無寧說是飢餓的吧。行人便像御前大臣那樣威風，把髒透的鞋子，鄭重地踏在擦鞋具上。孩子便蹲下，瘦弱的手着力地擦。鞋尖上發出閃閃的光亮來，這是一個銅子的代價。但是在下雨天，路是這麼泥濘，照理這是擦鞋孩子們的運氣。然而事實却

是相反。橫豎大家的鞋都如此髒，所以髒也根本不能成立。雨不息地滴下，孩子們也無聊地敲着木製的擦鞋具；或者是陶出一個銅子團聚着滾銅錢。

不只香港，大概每個熱鬧的都市都有如此現象的吧。這是社會一角的動態，尤其在抗戰期中。生活困難，失掉了家庭保養，流浪的難民便是這擦鞋業興旺的原因。

如果站在「好」的立場來說，孩子能擦鞋維持自己生活，總比做小乞丐來得好。然而乞丐也不易做啊。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些兒童不是到受教育的年齡嗎？現在生活却却奪了他應得的幸福。這成千萬的兒童正喊着：「救救孩子。」

赤柱之遊

馬笑如

車駛離開了那稠密繁華的城市，直往山峽窮谷的路上奔。陰森的松樹，織成一張濃淡不一的綠網，籠罩於山腰間

。溪水在岩縫裏慢慢的流着，濕潤了樹腳的泥土。車越過了斜坡，迴旋於坡間，忽高忽低，經過海岸，又再越過山坡，才達到赤柱。

穿過了野草，行在斜滑的石上，才現出不平的沙灘。碧綠的海水，平澗而澄清。太陽直射着水的綠波，起了銀繡紋。海水直冲到岩石的岸邊，被岸旁或呀或窪的岩石所阻，激動了，發出澎湃的響聲，濺出白抹的水花，滑過岩石而又復回到大海，一來一去，整日在這裏不停息的努力掙扎，希望冲上山岡去，而却永久沒有達到目的。

人們分散遊玩，我獨自行到僻靜的沙灘去。立在岩石之下，與海水之旁，只感覺浩浩蕩蕩，心胸不由自主的開闊起來。這時海水忽然狂湧，浪花直濺過了我的衣衫。遠處的孤舟在海中蕩着，風吹着孤舟的輕帆，由近而遠，又由遠而模糊。碧藍的天空，浮起數朵白雲，

變幻無定，令我覺到人生的不常。忽然巨浪激起，直冲來我的身上，把我沈醉着幻夢喚醒來。我於是走近岸旁巖石上，的閉目躺着，耳只聽到忽高忽低之湧浪，受突然的阻碍發出怒吼的澎湃，突然又柔膩的慢慢滑過青苔的石上，總是發出一種調節的音樂。我感覺孤寂的人生，只有自然才能給我安慰。

天快黑了，輾轉越過山巖，然後再搭車越過山巖海岸地，回到嘈雜的城市

童年憶夢

馮惠端

何處的琴音？這樣悠揚柔和，誰在唱「憶兒時」之歌？漫步在海濱的我，沉默地靜靜地想。

當然，童年的生活情形，是不很清楚的，但在模糊中，也還記起多少。更因小弟弟的哭和笑，無形中成了我兒時底寫照。

洋囡囡和一隻絨製的小熊，整日被

攪在我底懷中，一刻也不輕易放鬆。那時我家住在金陵的玄武湖畔，常常和嵐姐——我兒時的朋友——跟着老媽子，到玄武湖去。在夕陽西下的黃昏，記得有一次，我們將一顆糖剖成數份，把其中的一份放在一隻紙摺的小船中，然後浮放在湖上。我說：『小紙船啊！載着這顆小糖，漂到北京去吧！好讓寶寶的爸爸嘗嘗』。嵐姐說：『你爸爸一定很喜歡，叫這船兒帶個回信把你贊賞，明兒回來替你做些新衣裳。』我張開了毀缺了門牙的小嘴，望着那船兒隨着波浪遠去了。但是一直待我父親回來的那一天，船兒仍舊沒有歸來。

野花也是我童年所愛的，摘下幾朵就插在襟前，常常和嵐姐爭噪，甚至打架，都是爲了搶奪野花。

嵐姐到底是怎樣兒的？梳着兩條小辮子的，是……啊！在模糊的記憶中忘記了。

如今望着波浪的起伏，再也不摺小船了，只使我覺得人事的反覆無常。遍地的野花，再也不採了，讓牠小小的生命，延長些時候吧！

唉！我底兒時，往那裡去了呢？雲際嗎？沒有，只有燕子在飛翔。海底嗎？沒有，只有魚兒在流浪。山洞嗎？永遠是那黑漆漆的。草場上嗎？只有牧童在歌唱。那麼天啣！我底兒時往何處去了？

唉！我兒時的夢呀！在我心中纏繞着。

逝者如斯

張秀英

炎炎如炬的太陽已奔往西山去了，只賸下最後垂死的餘光在森林的隙裡搖曳着；歸巢的烏鴉在悲鳴的拍着翅膀；年老的梧桐憂思地低着首：『這一切的景象都牽起我追憶童年的心緒：

兒時的我，只是無憂無慮的玩，吃

；當小腳兒剛與地接觸時，母親是如何快慰，從啾啾而天真的話裡，就給了父親無限的期望。

花園裡，常坐在祖母的膝下。她說說笑笑，唱唱她小時愛唱的歌兒，又講歷史上英雄的故事，在潛移默化中，使我增加了不少常識。

進學校了，書包裡只是放些石子，繩子……等類的東西。放學回家，自然是最快樂的事，祖母總是會有點東西留給你吃。時光總是無情，恰像有腳般的消逝了，黃金的美夢終於在縹緲模糊中過去。

離了父母親及一切親愛的兄妹，到異地來寄宿，我開始感着人生的渺茫與社會的黑暗，只有黯然的悵惘！但在童心來復的一刹那，也會感到微微的歡悅。看吧，廣漠的操場上，充滿着天真的兒童；然他又那裡知道落伍者底悲哀呢！

故園雜憶

培道在廣州 梁金意

窗外的細雨，從早上直到現在，還是綿綿不斷的下着。我想到了東山培道內的春天，木棉樹正盛開着鮮血般的花朵，需要着雨露的滋潤。然而此刻尙有誰會有閒心去欣賞它的壯偉呢！可是這裡，顯然地一望就是街，那邊洗衣局的烟窗，整天噴出濃厚的烟卷，和火車通過的烟混着，把整個培道籠罩着，真的呼不得氣，更使人局促萬分，使我不能不想起廣州的培道。

一個離城不遠的一個交通便利的住宅區東山內，聳立着幾座散落着的宏壯的樓房，這個就是培道的所在。地方清幽，空氣清新。東山，除了廟前街數間商店外，餘外的都是學校，住戶。上課後和放假期間，街道特別清靜。放學的時候，街上就充滿着學生。這裡實在

是一個適宜于讀書的地方。

一條長長的水門汀小徑，通到一座清幽的蓋綠瓦的應接室；再過去一座威嚴的閔偉的四十週紀念堂，裡面三樓有大大大的禮堂；每隔相當的時候，在這裡有熱鬧的盛會，每次總超過五百人，到這裡來看什麼戲劇啊，或聽音樂等。台上不知演過了多少名劇，從這裡散出培道的許多聲譽；二樓有闊敞的課室，化學實驗室，寬大的走廊，地下有圖書館，辦事室等；四面皆窗，窗外一片綠色。不比這裡，目盡處一片粉白的牆。這座樓南面向街，與培正小學對峙；北面有一片大草地，四面環以炭屑走道，那裡有排藍墨各種球場；草場的東面一排竹林，西面有兩座學生宿舍和教員宿舍；它的後面有廁所，浴室廚房等。越過草地，進鐵柵，經過兩行葵樹蔭護的短徑，可以看見一座宗教院。早晨，傍晚，悠揚的歌聲裡，特別領悟到它

的神聖。西北角正對着一座嚴肅的東山浸會禮拜堂。竹園外面，有條名牧鵝塘的小徑。橫過這小徑有兩操場和網球場，還有一座新建好的三層的療養院。可惜得很，這麼舒服的地方，美滿的樓房，現在有誰去享受！能否再有享用的機緣？樓房自己也不能回答我。

現在正是盛開着紫荊花，桃花，木棉花；可是誰復在花下嬉笑欣賞！培道（東山）的四圍，荒涼成怎樣？我真急切的要有一個究竟。

在廣州，提到了「培道」兩個字，每個人的腦中總會浮出一個很好的印象：「一間很不錯的女子中學啊！」

近兩屆的運動會（省運），培道女兒的體育的進步，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和素負盛名的女中爭取冠軍呢！

自「八一三」淞戰開始後，培道的女兒分散了，再見不到她們活動的影子。然而，許多人的腦中仍忘不了她們。她

們中曾有一部分于上學期跟着學校遷移到肇城去。

現在培道又遷到香港來了。許多不同的環境，使我們更感到東山培道的可留戀。沒有到這裡來，來一個比較，反映，不會特感到昔時生活的美滿吧？想到了這裡，我們對倭賊的恨心更大，憤怒填胸，應加緊努力準備復仇。希望培道的好種子，廣播散佈香港，開光榮的花朵。

憶秣陵

劉倩影

莫愁湖畔，秣陵村頭，一排灰色的磚頭平房，西面接着幾間破舊的茅屋，東邊有濁綠的池塘，後宮巷右邊的一片倒垣頹墟，正對着這一系列深灰的屋子。

在明淨月光下，那灰磚，茅屋，塘水，頹垣，顯得格外肅殺荒涼。茅屋前堆了幾輛滿面灰塵的小公雞車。一個消瘦無神的苦力，靠在他同樣疲乏的公

雞車旁，百結的灰藍衣，披在他無力的肩上，抽着只剩一點火燼的烟管，呆望幽靜的皎月。月光照着他蒼白憔悴而憂鬱的臉。一個衣衫襤褸的，又坐着門旁的粗石條上的中年婦人，埋着蓬鬆的頭，借着月光，趕做她的針工。四邊靜悄悄的，只有那七歲的女孩搖着她那剛滿月的小弟弟，高唱催眠的曲調。清朗的空氣中，只有這調兒悠揚的顫播着。

最靠西邊的磚房子的門慢慢開了，一個女子穿着一套舊的睡衣，拖着拖鞋，輕輕的踏出了門外，似乎她怕驚破那充滿淒涼情調的空氣。她不動的倚在灰磚壁旁，出神的望着那高歌的女孩。帶着寒意的微風，不時吹到了她蓬亂的黑髮。

歌聲停了，接着是那女孩子清脆溫柔而半嗔的語言：「怎麼還不睡着啊？寶寶！我告訴月娘娘別和你耍好了，」
「小姐姐！我替你搖寶寶吧！」從磚牆邊

送來這麼一句親熱的語調。她敏捷的發音處望去，「哦！嘻嘻！是你！大姐姐！」用着活潑而輕快的足步，抱着寶寶走向牆邊去了。做活的婦人抬頭望了一望，又趕緊的埋下頭去。公雞車旁的漢子却仍沉在痛苦的默思中。

一切依然沉靜，除了遠處的犬吠聲之外，只能聽到那女子和女孩的低語：「大姐姐！林大姐跟那個有紅手巾兒的姐姐都走了，怎麼你不走呢？你不怕炸彈嗎？」

「是的！我不回去，好寶寶！」
那女子搖着懷中的寶寶，悽愴的望着挨在她身旁的女孩。

「你瞞我的！媽說過有錢的人都會走的；你看，陳家，黃家，他們都走光了，你一定會走的」

忍着眼淚，扁着嘴的女孩一面說一面指着東邊上了鎖的幾個黑門。

「不！不！別這麼傻吧！寶寶！我

的行李一點沒動呀！我要天天陪你玩兒！」

她勉強的掙出個笑臉來，安慰那孩子。喜樂的微笑終於浮現在那天真女孩的臉上，但即刻又疑慮的沉肅下去了。

「大姐姐！要是炸彈炸了你，我們可不是又不能一道玩兒嗎？」

「不！不會有的事！我們永遠會一道玩的！」

她撫摸着那女孩柔軟的稚髮，淒望孤零的皎月。月光照着她晶瑩的淚眼，另一對天真悲悽疑慮的眼釘住她。

第二天早晨，幾間茅屋已成爲炸彈下的焦土。炸彈窟旁有了斷了的焦腿，黑的頭顱，碎缺的公雞車輪，水缸的碎片，和幾具不完全的身屍。一具細小的屍體，斷了一隻右臂，模糊的小臉，留着痛苦掙扎的記號，下半身已燒焦了。一個淚臉悲悽的白衣女子，在那具小屍的旁邊逡巡着，終於輕輕的把一索鮮花

安放在屍旁，悲愴的離開秣陵村了！

讀南京三日血戰記後

陳真魂

當我在報上看見這題目的時候，好像尋得目的物一樣，把我的眼光，緊緊的往下去看。我的呼吸是那樣的緊張，心中的跳動是那樣的劇烈；因爲我是要知道我可愛的第二故鄉現在的樣子。然而事實告訴我說，倚着紫金山，靠着揚子江，傍着秦淮河六朝金粉的舊地南京已經被日軍佔領了。

我再不能往下看了，我慢慢的走到窻前，微風一陣陣的吹到我的臉上來。這裡沒有偉大的景色，也沒有儉樸的學生在我們面前走過，這裡祇是享樂金錢和罪惡。

永不能忘記的是那樣美麗的家，可愛的家。那是在鍾山的坡下，倚着流徽榭的水溪，四周圍抱着的是松樹竹林。

四圍的景物都充滿着生氣，安靜，自然，嚴肅。每天早上太陽初昇，滿天彩雲佈滿着整個的天空。我們在鳥聲婉轉，空氣新鮮，草上的露珠還未乾時，我們就上學去了。大家穿着一律的童子軍制服，帶着朝陽的生氣，在操場上操着同一的步伐；或在化驗室中解剖各種動植物，過着有規律而又不是呆板的生活。秋天的紅葉，黃菊，白菊，引得我們往各處去旅行遊玩。夏天在玄武湖中荷花堆裏划着小船，或在堤邊釣魚。冬天的時候，北風呼呼的飛，大雪颼颼的落下，滿地都成了白銀世界。我們在雪上互相追逐，堆雪人，打雪球。松樹被雪壓得畧彎，白色的雪被日光反射起來，現出青青的光很是美麗。當梅花嶺上開花的時候，春天來了；這是一個最好的季節。明孝陵前的梅花，明孝陵裏面的櫻花，簡直是一個花花世界。我不敢形容，也不能形容，那真太美麗了。往年每

一個春天，我總是約了幾個同學往陵園去玩。我們往明孝陵看梅花，櫻花；溫室中看桃花，杏花；仰子亭上聽松濤；到譚墓，陣亡將士墓瞻仰，遊歷；小溪中捉小魚，蝌蚪……那是多麼寫意！多麼快樂！但『七七』的蘆溝橋事件打破了我的美夢，現在我再也聽不見你們的笑聲，你們的笑臉，但願你們記得在香港這地方還有一個想回去，在想念你們的人呢。……

這時街上傳來一陣陣的歌聲，把我的思潮打破。心中想道：春又到了！

月色

司徒麗明

『怎麼總是睡不着呢？』

我用盡了種種機械的方法，使我的思想停頓。在理智上我意識到我自己是疲倦極了；但終不能入睡。

雖然我把我的眼皮蓋上，隔絕了眼球和外界物體的接觸；但我也能揣度着

眼前的光暗。我覺得前面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那裏擺動，使我不能不放棄了那個入夢的觀念，而睜開我的眼睛去看個底細。

啊！是一個銀色的世界，一個佈滿了寂寞寒苦的境地。她披着一身閃着銀光的細紗，在微風中颺動。她的窈窕的肢體，柔和的步履，以及那發光的充滿了仁慈的美容，使我以為我是正在做夢。看她移動的方向，好像向着我這邊來了。我害怕；但我又渴望着她的撫慰。我希奇她之到來；但我又好像知道這是必有的事。今天的日曆上，不是明明標着『夏曆戊寅年，三月十五日』麼？無疑地，那就是可愛的月兒影子了。

記得是八個月前同樣的一天晚上，她同樣地到來；但是那時候的我，是正處着在那滿佈着黑暗和恐怖的世界裡。

四面都是黑漆漆的，連一些東西也不能看見。荒涼的街道，除了幾聲呼喝

和寒犬的吠聲以外。全然是寧靜到連蚊子飛行的聲音也聽得見。在這樣的境地裏，差不多可說是比墳墓還可怕得多呢。

母親恐我們充作炸彈灰，所以命我們到隔壁湯醫生的樓下去了。那兒可算是一個小規模的避難室，屋子的前面，堆着一排排的沙包，窗子是被厚厚的棉胎蓋着的；雖然在房裏點着小小的燈，但燈光是不會透出外面去。不過我們也不敢把燈剔亮，只把牠旋到最暗的光景；我們坐在那裏，簡直是連對排坐的人的臉孔，也認不清楚。

當每次敵人空襲廣州的時候，母親總是在那裏埋怨道：『你們真不聽話，怎麼還不快地跑到香港去？在你們這樣剛長成的青年人，若是這樣無價值地去充作炸彈下的犧牲品，那是很不得的。』這回，她又這樣地在那裏嘮嘮叨叨了，使我對於敵人的痛恨，更加上

幾倍。

「怎麼還不解除警報呢？」接着又是一陣陣的罵聲，怨恨聲，罵日本人之強暴無道，怨恨漢奸的惡行。在罵聲與怨恨聲中，不免帶着一些震動到將要哭的聲調。偶然有什麼門被風吹動着那裏作響，或是有什麼物體墜地聲，她們總是跳起來，以為是炸彈的來臨了。其實這全是他們的神經過敏。

經過幾次敵人的空襲，我們也吃過不少的苦了；但每當我想到那些前線上在替我們國家及民族掙扎的兵士們，不免使我們覺得我們所受的還不及他們萬分之一；所以也甘心去嘗受一下。九月八日的早晨，我和哥哥妹妹們，也一同乘着汽船下港了。

在外人保護下的生活(香港的生活)
簡直使我討厭到要命了。因為種種的緣故，所以我不能到學校裡去念書。每

天只是對着屋後的山發怔，對着前面的海發愁。每當一只汽船在海上往來的時候，我總是打量着牠們是往什麼地方去的，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牠乘多少乘客或多少貨物呢？尤其是來往廣州的汽船，我更特別的注意。我可以看來往入客的多少、而預料到廣州被敵人空襲的吉凶，與及前線軍士的進退。據我的推測，大概沒有什麼錯誤，譬如今天往廣州的人比較多，廣州空襲次數一定比較少，前線的戰事一定不大進展，或是中國吃虧。若是下港的人多，則廣州被空襲一定很凶，前線的戰事，一定是我們占了一些便宜了。——他怒不過，所以就遷怒於那無辜的人民了，給他們吃幾個炸彈子。——這樣，我可以代替去看報紙了。

每當滿月的晚上。我的心總是鬱鬱不安。——因為在那邊(廣州)，敵人又要趁着這個好好的月色，去施行他的暴

行，去擲炸彈。——我常常倚着走廊的欄干，對着月兒發怔：「月兒呀，月兒呀，您何曾知道我又對着您在這裏流淚呢？您看見那正在呻吟着，戰慄着子彈子下的人們嗎？」

是寧靜的海，還是澄清的天呢？那邊浮着團團的白泡，不是和海中湧起的白浪一樣嗎？我差不多把我自己也全然忘記了，差不多已經忙記了我正在站着的是地，覆蓋在頭上的，青的，間或點綴着團團的白雲的是天。那邊隱隱約約地射出陣陣的銀光，青的天也漸漸閃爍起來了。月兒剛裝罷，漸漸地迎上來了。她的頭是低下去的，眼眶子是帶微紅而畧腫的，她潔白的臉兒，也彷彿是被淚痕沾污了。「月兒呀，誰令你流淚呢？是為炸彈下的人悲哀呢？還是同情於流落於異鄉的旅客呢？」

月兒放出陣陣的銀光，照着我點點的淚珠。也照着抖戰着的我的家人們。

最後一頁

編輯室

籌備一個多月的本刊，居然準期出版了！

此次因開始過遲，加以時局與環境的關係，不得不在港發刊，故材料的搜集，頗感困難；而同人均以校務忙迫，時間更少，經一月來之努力，得此小小成就，趕紀念大會，與世相見，不可不謂十分欣慰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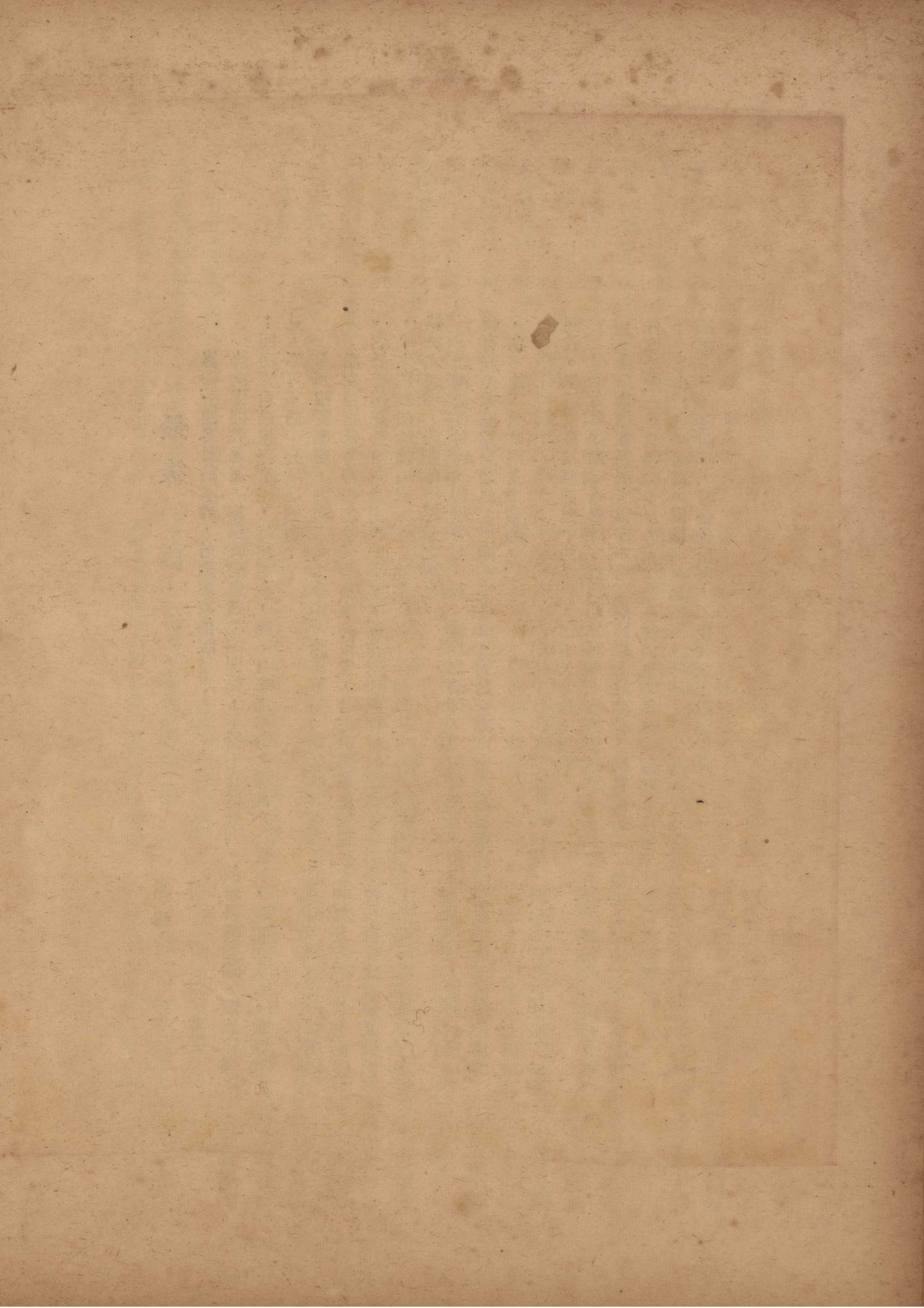
本刊編輯事務，由同人分工合作：除周靄蘭，卓金紅爲英文正副主編，張馨爲中文主編外；溫校長担任特約紀念論文及撰校况報告，易鐵尹撰校史及編製大事表，張荃編學生特輯，劉公鐸編紀念特輯及主校閱事宜，禡偉靈任圖片材料之採集，高醒民任圖片之編製及裝幀，學生代表任助理編輯；各各認定任務，分頭負責。本刊能於最短期間出版，實爲同人合作精神之表現，此亦值得紀念之事也。

在港匆促付印，印刷方面，如：圖片之鑄印，字粒之配合，排印之漏誤等，雖經指示，仍有許多未能滿意之處；但印務局已盡最大之努力，尤其能如期趕印完成，此不能不感謝的，也不能不同時引爲遺憾的。

學生特輯中文章，多半是從本學期學生平日作文課卷中選出的，所以有許多已失去了時間性。但這正是抗戰過程中的反映，仍不失時代的意義。

學生文章除選錄課卷外，投稿頗見踴躍。本擬儘量登載，且亦不欲多加刪改，以存其真。但後以篇幅爲經濟所限，不得不將已編入之稿件，酌量抽去——抽去之稿，不下佔全部稿件四分之一，只得割愛，非常可惜，同時也不能不向該稿作者表示十二分歉意的！

東山校舍平面圖中漏繪蔚社應接室及曦亭——室在四十周年紀念堂之西，校道北側；亭在第一宿舍之前面，因發覺稍遲，不便改版，附記於此。



not be able to get together much after that, since some of us would go on to university and others would take their places in a world full of perplexity. Still I had one comfort. I should always have the friends I made during my six years in school, real friends who would last forever.

Friendship is really the most essential element in a person's life. It is through friends we seek for consolation when we are down-hearted; it is with friends we seek to share out joys; it is to friends we bring our worries; it is to friends we turn for advice. And in Pooi To I found my friends!

I shall never forget these six golden years of mine. They have given me more than I deserved; but with the light given to us by those who have gone before us, I hope I shall make myself worthy. With this happy thought in my heart, I went back to join the rest in their laughter. Presently we came in view of the Hong Kong harbour, and all of us were again in our height of excitement.

Rosina J. Wong, Senior III.

OUR RETURN HOME

“Remember the time we’ve had here,
Remember when you’re away;
Remember the friends we’ve made here,
And don’t forget these happy days.
Remember the hills and woodland,
The ocean deep and blue,
We’ve had dreams, noble and golden,
May we all to them be true.”

The soft melody slowly died away; and following it was a brief silence, a silence which stirred all our hearts, and tore at many. We were waiting at the Cheung Chau wharf for the evening boat to take us back to Hongkong. While standing there patiently under the scorching sun we began to hum the tune of a song; and quite unconsciously all of us broke into the words of that song, a song of remembrance!

Our silence began to chill the air, but the last passenger on our boat had come to the end of the gang plank, and then we were scrambling onto the boat! Clattering noise filled the air once more. No sooner had we all settle down than the boat started on her way homeward.

After three glorious days in Cheung Chau we were then saying farewell. We did not do so because we had wished to, but because we had to; for we had enjoyed every minute of the three days immensely, enjoyed it so much that we did not want to leave it ever. Yet, in a way we were anxious to get back to school where we truly belonged.

We had longed for a peaceful atmosphere, and we got it on the boat; for gradually night had descended upon us, and the outside world was in pitch darkness. Though we had oil lamps above us, we could hardly figure out who was who from afar; for the lights were dim.

In this dim surrounding, I wandered away from the rest. My heart was heavy. The thought of our departure so soon was torturing me, and it seemed that we were having our last outing together then; as we all knew we would be busy all along after that till our commencement, and we would